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9866562303

10位ISBN编号：9866562301

出版时间：2009年9月15日

出版时间：獨步文化

作者：松本清張, Matsumoto Seicho

页数：385

译者：邱振瑞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前言

譯序 / 邱振瑞 熟悉松本清張推理小說的讀者們，大概都有個共同印象，他的小說似乎很少為讀者提供心靈綠州的風景線，抑或供作餘興和消遣，反而是透過精采的故事情節和佈局發展，執拗地扣住主題，甚至不惜叨絮重覆，就是要重現社會內部的爾虞我詐，和將其殘獰的惡臭催逼出來。可他又沒有把它寫得索然無味，而是很有技巧地帶領讀者凝視時代社會的萬惡鬼樓，深入人性最黑暗的底獄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他是個立意良善卻做法狡黠的人性導遊。

所謂文如其人。

文字反映作者的思想與人生觀。

若要更深刻領會松本清張的小說世界，從其自傳《半生記》中可以找到大半解答。

弄懂他前半生經受的各種苦難，清楚他的抑鬱不得志，他的各方遊歷，就可以知道他的批判精神為什麼如此狂飆激越，文字卻又這麼冷靜克制。

順著這個思想地圖往下走，我們即可發現更大的秘密。

日本評論家喜歡用「清張革命」或「清張帝國」的評語，來形容他在寫作上的偉業。

其實，更多的是在肯定他藉由推理小說批判當時的社會體制，凸顯弱勢者之所以作奸犯科，之所以泯滅可貴的人性，大部分責任全在於那個使人為惡的社會體制。

換句話說，正因為整個社會就是惡人谷的縮影，因此同為惡人行惡何罪之有呢？

也許這對沒有相同歷史經驗的台灣讀者來說，確實不容易理解，或者視為荒謬也不足為奇，但這對生活在精神孤島與被壓抑得近乎自虐成性的日本國民，卻有著不可言說的共鳴。

我們若從這個立場出發，深入這些「壞傢伙們」的陰暗心理，即不難理解《砂之器》中的主角和賀英良，為什麼在音樂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，巧遇恩人又是養父的三木謙一，非但沒有相擁而抱敘懷，他卻狠心行兇滅屍？

因為那場久違的巧遇，並不是來喚醒他少年時的美好回憶，而是要掀開他悲慘身世的黑手。

這個「黑盒子」一旦被打開，他的錦繡前程便就此斷送，因此最後只能以悲劇收場。

此外，在《眼之壁》中的舟坂英明，儘管背負著新興右翼組織老大的污名，還犯下唆使詐財奪命的案件，其背後的沉重身分——在日朝鮮人，才是讓他不得不走向惡途的主因之一。

對日本人而言，這是個糾結難纏、很想迴避的問題，又是默許卻又不能公開的隱疾。

松本清張表面上描寫壞人如何窮兇惡極，如何壞事做盡，實則是在暗示背後的社會體制才是罪魁禍首。

他批判的矛頭還指向時代變動中不公正的司法制度，並責無旁貸地拉著讀者重回時代現場，見證政治

（指當時佔領日本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）黑手伸入司法體系的病理結構，其恐怖程度令人不寒而慄。

一九五九年五月至七月，他在《文藝春秋》連載的《小說帝銀事件》，可以視為是替冤獄無辜者平澤貞通向法庭提出的最強有力的抗辯，而且作家生來就是人類的辯護者。

眾所周知，一九五〇年代後半，日本進入神武景氣（54~57年）、岩戶景氣（58~61年），由於韓戰爆發的關係，日本製作大量軍需用品，國內經濟得以復甦起來，從戰後的復興時期，順利走向經濟高度成長，隨著國民生活日漸豐裕，犯罪案件跟著急速攀升，相對地對審判不公的批判風潮亦比以前更加尖銳化。

長篇小說《壞傢伙們》就是在這樣的年代連載出版的。

整體看來，這部作品仍延續著松本清張嫉惡如仇的批判風格，但這次較多的是揭露人性貪婪和財色慾劫。

一個備受社會信任的醫生，竟然違背醫療倫理道德擅自開立死亡證明書，區公所承辦員又沒嚴格查核，即簡單准予把無辜受害者的遺體送進火葬場火化，這等同於惡德醫生合法殺人，而公務體系的毫無作為就是毀屍滅跡的最大幫兇。

在松本清張看來，這又是弊端叢生的社會體制所釀造的災難，而且受害的永遠是弱勢者。

作者很有耐性地刻繪強者如何吞噬弱者，弱者無力反抗最終束手就範的過程。

比如，他透過享有社會地位的醫院院長，事實上是個十足詐財騙色的惡棍，還濫用醫師的專業謀財害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命。

這個醫生專門鎖定多金美麗的女性，甜言蜜語貼近周旋，然後利用仰慕者對他職業優勢的尊敬，趁機上下其手揩色撈錢。

諷刺的是，他騙取的全部所得並非用來先支付藥商的欠款，抑或填補醫院虧損的缺口，而是為自己添購真贗難分的骨董器皿。

必須指出，在他筆下的女性幾乎都難逃壞傢伙們的宰制，雖然起初僥倖暫居上風，但最後都下場淒慘。

《黑革記事本》裡的原口元子不是這樣嗎？

《獸之道》的三澤民子，原以為已脫離丈夫家暴的虎口，卻又掉入律師秦野重武和飯店總經理合謀設下的火口。

《壞傢伙們》的橫武辰子不但人財兩失，還莫名其妙地賠掉性命；中年富婦藤島千瀨錢財不斷流失，最後才幡然醒悟；連自家醫院的護士長寺島豐險些逃不過死劫，唯獨年輕貌美的女企業家槇村隆子，在這場與壞傢伙的搏鬥中反敗為勝，徹底把心懷叵測的惡醫送進監牢。

或許這是作者有意識的反寫手法，刻意讓惡女得到進化，藉此來反吞噬與復仇。

但它的前提是，她後面必須有更詭詐的壞傢伙律師做策略聯盟，方能黑白通吃為所欲為，否則永遠只是強者的禁臠。

這是多麼有趣的反諷啊！

話題回到松本清張的文學成就。

他生於一九一九年，四十六歲起矢志成為專業作家，其寫作歷程從昭和時代跨越到平成年代，行筆為文不無在貫徹自己的思想信念。

仔細搜讀他的作品，沿著他勾勒出的時代面貌，你絕可清楚拼湊出從廢墟走向繁榮，從經濟高度成長邁向富裕社會與人性腐敗的昭和史百態。

可惜，一九九二年（平成四年）春天，他因為腦出血被送往醫院救治，住院期間發現罹患肝癌，是年夏天，生命劃上休止符，享年八十二歲。

像他這樣的社會派大師，筆耕不輟長達三十六年，其充沛旺盛的鬥志，足讓同行和後生晚輩脫帽致敬，亦給小說迷們重返歷史現場的機會。

從這個意義上來說，他包括推理小說在內的六十六卷煌煌巨作，就是留給日本大眾文學最大的遺產之一。

今年（二〇一九年）適逢松本清張的百年誕辰，日本平面媒體和各大報紙大篇幅報導，再度掀起閱讀清張的熱潮，這種持續而長銷的現象，在二次大戰後的日本出版界是很少見的。

另外，東京都的世田谷文學館特別舉辦「松本清張百年誕辰特展」，還把小說《黑革記事本》改編成舞台劇，在明治座公演，每場座無虛席，由此可見松本清張作品的超凡魅力。

或許我們可以下此評語：儘管松本清張已經登仙作古，但他似乎仍堅持站在天國的月台上，冷眼逼視著日本社會的罪與罰，繼續追索著「事件與謎團」的真相，直到惡意的黑霧全部散去，直到給被欺凌與被損害的普羅大眾還個公道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內容概要

一個惡德醫師、兩紙死亡證明、四位名媛貴婦，開啟一場以欲望為名的賭局。

當血肉之軀僅能秤斤論兩，正義註定淪為餘興節目，唯有使壞，才能求得一線生機？

「大師未曾離去，仍堅持站在天國月臺上，冷眼逼視著日本社會的罪與罰。

」不朽的文壇巨匠?社會派推理宗師松本清張百年誕辰紀念作「惡女三部曲」最終章【故事簡介】「沒錢，再美的女人都如蟲蟻般不堪入目。

」戶穀信一頂著名醫之後的光環，鎮日耽溺於感官刺激，並藉機榨取錢財。

在對年老色衰的情婦們心生厭倦之餘，他認識了財貌雙全的名媛楨村隆子。

為了擄獲芳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作者簡介

松本清張Matsumoto Seicho（1909-1992） 日本昭和時代最後一位文學巨擘、社會派推理小說一代宗師 1909年生於北九州市小倉北區。

因家境清寒，十四歲即自謀生計。

經歷過印刷工人等各式行業後，任職於《朝日新聞》九州分社。

1950年發表處女作 西鄉紙幣 一鳴驚人，並獲選為直木賞候補作品。

1953年以 某「小倉日記」傳 摘下芥川賞桂冠，從此躍登文壇，開啟了專業作家的生涯。

1957年2月起於月刊上連載《點與線》，引起巨大迴響，開創了社會派推理小說的先河。

松本清張在1962年起開始撰寫《獸之道》，他的寫作重點轉變為描寫政治黑暗面，風格偏向犯罪小說。

1966年完成《壞傢伙們》、1978年完成《黑革記事本》，此為松本清張的惡女三部曲。

終其一生，以其旺盛的創作力著作等身，涵蓋小說、評傳、紀實文學、古代史、現代史等，堪稱昭和時代最後一位文學巨擘，亦是後輩作家景仰的一代宗師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章节摘录

1 下午二點多，從窗外灑落的光線已有些黯淡。整棟醫院冷清寂然，僅有上午兩個小時還算忙碌。離這裡最近的內科診療室傳來陣陣笑聲，可能是醫生們在開護士的玩笑吧。最近景況更是蕭條，戶谷信一還記得三年前，這間醫院也曾人潮鼎盛一時。自從父親的得意門生內科主任辭職後，情況便急轉直下。一年前，連某位醫術高明的外科主任也離職後，病患更是大量銳減，可說是每下愈況，只見每個月的赤字不斷攀升。奇妙的是，醫院沒病患上門，營運又屢見虧損，身為院長的戶谷信一卻不以為苦，總有辦法填平財務缺口。他認為醫院不賺錢也沒關係，完全不打算與其他醫院競爭。這間醫院是信一已逝的父親信寬創立的，他只管繼承醫院、坐享其成，早就失去身為醫生的熱忱了。雖說信一擁有院長的頭銜，卻不怎麼熱心為病患看診，也無心認真經營。院長是個不錯的職位。儘管醫院營運虧損，仍有其平衡開支的賺頭。信一不知大家心裡如何看待自己，至少表面上還算受世人敬仰。他深信院長這個頭銜好歹比土木建築業者來得崇高。現年三十二歲的戶谷信一，已嘗到當院長的甜頭。戶谷信一坐在院長室裡，翻閱著古龍軒骨董店留下的拍賣型錄。型錄裡刊載著最近舊華族（註）出售的拍賣品。在這些琳瑯滿目的骨董中，他最望眼欲穿的是古九谷的大型盤皿。但向古龍軒一問之下，得知出價低於一百五十萬圓是不可能買到的。他尚未看到現貨，但這個盤皿似乎大有來頭。該物主是過去所謂的貴族階級，上一輩曾任貴族院議員，亦是著名的古董藝術品收藏家。骨董商之間明爭暗鬥地想買下它。他們為了向老顧客輸誠，早就如火如荼地展開前哨戰了。稍早古龍軒的老闆才說得口沫橫飛：「這件骨董非賣給戶谷醫師不可，若寶物沒找到圓滿的歸宿，可是會鳴冤叫屈的啊。」如此吹捧一番後才欣然離去。戶谷信一明白這只是骨董商的應酬話，卻動心不已。眼下除了古九谷瓷的大型盤皿，他還想買個別具風格的古董來珍藏。戶谷信一打從學生時代便對骨董很感興趣，周遭朋友都嘲弄他實在不適合收藏骨董，他細想後也覺得挺不可思議的。他會染上這樣的嗜好，部分原因是看著父親信寬在骨董商的鼓吹下開始收藏骨董，自己也不知不覺深受影響。父親信寬在大正及昭和初期，曾是躍居T大權威、遠近馳名的醫學教授。戶谷信一在醫院二樓一間約六坪的房間裡，擺放了四排玻璃櫃展示收藏品，其中以壺和器皿居多。陳列在此的收藏品將近千件，另外，還有為數眾多的骨董妥善存放在倉庫。這些邊框塗上黑漆的展示櫃，就擺放在有著茶綠色滾邊的榻榻米上。房間角落鋪著紅絨毛毯，擺著鐵爐，吊著茶釜；以竹柱造景隔開的壁龕上掛著一幅水墨山水畫。乍看之下，往往讓人誤以為這裡是美術館展示室，或某高級骨董店的特別展示場。每當有人來參觀，戶谷信一便會點茶（沏茶）招待，使用的茶碗看上去都價值不菲。儘管醫院的經營陷入困頓，戶谷信一仍堅持不肯賣掉這些收藏品。一來是他對這些骨董已產生感情，二來是他已把這些東西當成了自己的資本。戶谷信一嘴上說是資本，卻沒打算兌現。他曾吹噓自己握有時價超過一億圓的收藏品，眼看醫院的財務狀況岌岌可危，他依舊不願脫手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其實，他稱這些收藏品為「資本」有另一層目的。
因為古董營造出的高雅氣氛，能讓受邀至此的女子陶然心醉。

傳來輕微的敲門聲。

戶谷信一沒回應，一名穿白衣的人無聲無息地從背後走近。
他光聽敲門聲就知道是護士長寺島豐，這女人總是一聲不響地進來。

「這是風見商會寄來的請款單。

」指節粗大的寺島豐，將四、五張請款單放在戶谷信一面前。

「這個月的帳款為七萬二千四百圓，已核對無誤，負責藥品採購的黑崎先生也蓋章了。

」寺島豐嘶啞的嗓音繼續說著：「先前還欠二十一萬五千圓，加上這筆帳款一共是二十八萬七千圓。
風見商會希望我們能先付一半，還問什麼時候來訪比較方便。

」戶谷信一以指尖捏起請款單，看也不看便把它丟進紙屑簍。

「妳告訴他們，我待會兒再回覆方便的時間。

」他說話時沒瞧護士長一眼。

不用看也知道，四十歲的寺島豐身形瘦削，眼窩深陷、皺紋明顯，早已失去身為女人的風韻。

「您之前也是這樣拖延的，這次請務必告知他們確切的日期。

」寺島豐毫不畏懼地再三叮嚀。

她敢這麼做，憑藉的並不是護士長的威嚴，而是由於她是前院長信寬六十一歲時所納的小妾。
起初，信寬只當她是自己的專用護士，卻不慎發生了男女關係—這是十年前的事了。

儘管父親信寬四年前已去世，信一仍讓她留在醫院。

「我不是說了，等一下就會答覆他們日期嗎！

」戶谷信一板著臉孔吼道。

他看著拍賣型錄，眼角餘光不時瞥向寺島豐的白色衣角。

寺島豐默不作聲地站在原地。

戶谷信一貴為院長，卻飽受來自她的壓力。

他恨不得這女人快點出去，卻又沒膽趕她走。

這時，寺島豐銳利的目光射向他正在翻閱的骨董拍賣型錄。

「風見商會還表示，若再拖延付款，下次恐怕就要停止供貨了。

」寺島豐語調平淡地報告完畢後，才離開他的桌旁，一如往常地沒發出任何腳步聲。

當她穿著鬆垮白色護士服的身影即將消失在門後，戶谷憎恨地回頭瞪了她一眼。

遙想過往，寺島豐也曾是他的女人，教他初嘗甜美禁果滋味的正是她。

父親還健在時，他就與寺島豐有著肉體關係。

六年前，他每晚都前往主屋的空房與父親的女人偷歡。

這樣的關係在父親死後又持續了兩年，現在已不相往來，寺島豐也佯裝沒這回事。

然而戶谷知道，即使在父親死後，寺島豐枯瘦的肉體仍懷念著父親的滋味；同時，他也很清楚寺島豐對風流好色的自己懷有什麼居心。

這個女人不好惹。

然而，戶谷信一始終無法攆走她。

這個比他年長、又教導他性愛妙趣的女人，總帶給他莫名的壓力。

對他而言，寺島豐還比較像因夫妻失和、離婚返回娘家的姊姊??戶谷信一覺得藥品代理商的帳款根本無關緊要。

眼前，他只擔心如何籌得購買古九谷盤皿的一百五十萬圓。

他腦中首先浮現的人選是藤島千瀨，但一個星期前，他才剛向她拿了一百萬圓，現在又要借調一百五十萬圓，實在難以開口。

再說，一個月後，他還打算要她掏出五百萬圓呢。

絕不能為貪圖這一百萬圓，而使日後的五百萬圓化為泡影。

找橫武辰子怎麼樣？

可是她最近手頭似乎愈來愈緊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她若喪夫則另當別論，現階段要她偷偷從家裡拿錢恐怕不容易，而且要她馬上拿出一百五十萬圓可能有困難，她頂多出得起五十萬圓吧。

戶谷信一接著想到槇村隆子，這個女人有的是錢。

她創立了高級時裝店，一時蔚為風潮，想必非常富有。

根據引薦人下見澤作雄的說法，她至少擁有一億圓的財產，可惜遠水救不了近火。

撇開這點不談，戶谷信一覺得下見澤作雄是個奇特的男子，他的名片印有律師頭銜，卻從不執業。

儘管如此，他總能發現有身價的女人，並有辦法與對方搭上線，再介紹給戶谷信一認識。

這是因為，下見澤不擅長從女人那裡騙取錢財。

戶谷信一決定打電話給槇村隆子。

事實上，他只和她見過三次面。

一次是在她那門庭若市的店裡，另一次則是在餐廳裡進餐。

槇村隆子，現年二十七歲，剛與丈夫離婚。

聽說他丈夫有了外遇，是她主動提出離婚訴訟分手的。

她就是如此兼具經濟能力和美貌，這間時裝店能發展至現在的規模，完全歸功於她經營有道。

她的願望是創立一所裁縫學校。

戶谷信一對沒錢的女人僅止於逢場作戲。

在他看來，不具經濟能力的女人再怎麼美若天仙，仍如臭蟲般毫無價值。

目前，他最感興趣的目標就是槇村隆子，因為她有一億多圓的財產，若能攻陷她，短期內應該不愁資金短缺。

一直以來，他都在騙得女色的同時，巧言要女方掏出存款，以填補醫院的部分虧損。

槇村隆子不但生得標致，更有著女強人的氣質。

戶谷信一第三次與她共餐時趁機試探了下，她果真一口回絕，不過這不代表日後沒機會。

回想過去成功的例子，他決定多費些心思慢慢捕捉這頭獵物。

的確，要得到像槇村隆子這般美麗多金的女人絕對不容易，正因如此，反而激起他挑戰的慾望。

戶谷信一拿起桌上的話筒，沒透過醫院的接線生便直接撥了電話。

「蒂羅爾裁縫店，您好。

」是女店員接的電話。

「請問槇村小姐在嗎？

麻煩您轉告一下，戶谷信一有事找她。

」女店員說了聲「請稍候」，沒多久便傳來明快的聲音：「喂喂，我是槇村。

」「我是戶谷。

」「哎呀，是醫師啊。

」隆子的聲音略帶撒嬌。

「上次真是對不起。

」「聽起來您滿有精神的。

」戶谷眺望著窗外說。

「對啊，託您的福，只是忙得不可開交??」隆子答道。

「怎麼樣，要不要出來走走？

我擔心您忙過頭會累壞，有興趣和我一起打高爾夫球嗎？

」「我不是才跟您見過面嗎？

」槇村隆子含笑道。

「而且??我想暫時休息一陣子，每天都在店裡忙進忙出的，總覺得好累。

」「這種時候才更該打打高爾夫球喘口氣。

您就撥出一天的時間，跟我到外頭打球吧，我會教您的。

」「您的好意我心領了。

」隆子只表達了謝意。

「我是說真的，光顧著拚命工作是不行的，健康才是最大的本錢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打高爾夫球有益身心健康，如何？

明天我開車去接您，一起去箱根吧，當日往返就好。

花一天到外面兜兜風一定能轉換心情，打完十八洞的感覺特別棒喔。

」戶谷信一是高爾夫球的門外漢，不過只要到了球場，他自有辦法拜託朋友解危。

換句話說，他只是佯稱要教對方打高爾夫球，反正到時再請朋友代勞就好。

不，朋友不在也沒關係，他的目的原本就不是打高爾夫球。

總之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女人騙出來，這是他一貫的伎倆。

「謝謝您的好意，但我實在沒辦法去。

」槇村隆子拒絕道。

「我是為您的健康著想，才邀您打球的，絕不會亂來。

再說我也是個紳士，這點還請您相信。

當日往返就好，我們到箱根走走吧。

明天我開車去店裡接您。

」「真的不行啦。

」隆子強硬地拒絕。

「您專程開車過來，我還是沒辦法去，請您不必費心。

」「如果您到時離不開，這次就先不去了。

總之明天早上十一點，我還是會開車過去找您。

」戶谷自顧自地講完後掛上電話。

他邊抽著菸，邊望著淡淡青煙思索，決定明天賭賭運氣。

他心想，明天槇村隆子大概不會和自己去兜風。

不，說不定她會改變心意，願意上車。

那麼，他便有機會大敲一筆，即使她婉拒了也無所謂。

換句話說，他必須像這樣多邀幾次才行。

這件事本來就不可能在短期間內成功，因此才更需要耐著性子慢慢攻陷她的心防。

這個手法他可從未失敗過。

註：明治二年（1869）授予以往的公爵、諸侯的族稱。

十七年（1884）的《華令》規定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五爵，對國家有貢獻者也予列入，成為有特權的社會身分昭和二十年（1945）廢除。

<<壞傢伙們（上）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